

卷三十八至四十三 論議 古文 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論戊 摠一十首

前賢四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失策四

漢斬丁公論 皮休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強論 鼂筠論 李觀

降將一

李陵論 白居易

佞臣一

張禹論 李德裕

夷齊四皓優劣論 省試

蘇頌

表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旣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旣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

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爲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爲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爲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爲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爲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

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爲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爲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

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
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況議
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
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迨樂
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
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
翊戴後嗣續修舊勲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
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爲燕將纔勝齊師挫衄於二城之間狼狽於
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
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末歟語功則信然語才
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
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
當旣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爲美矣然微功

事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爲將乎聞不用乃大喜

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嘗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爲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開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旣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

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

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
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
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
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
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
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永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
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
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
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
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
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
閒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次宗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
道而斷趙郡李嶧伯高含大雅之業嶧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

族子惟嶽謀道沈邃廉靜梁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場拯
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
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
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
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
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
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知堅明而粹范陽盧
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
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
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
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諱卿詞學標幹天
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
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
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

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李遐温其如玉
中山劉穎士端䟽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
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
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
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
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
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
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
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
故言之不怍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
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
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聞去懼

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
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
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
氣不思己之不揔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
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去必佞彼愛取乎厚也
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貳
而去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
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
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
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
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
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
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
亡與亡盜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
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
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氏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
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
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
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
其後絳侯繫清室盜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
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
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
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盜
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
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氏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謀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濫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表益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歔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

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盜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
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
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
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
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
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
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
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
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
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
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
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

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
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
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
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
美狼曠深視其貌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
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
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
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
前墮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
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
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
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
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
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

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勿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

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
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
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
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
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
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
宣賤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薄太后尚存
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
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
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推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
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
鬪於鄭鴟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
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議甲 揔一十一首

郊廟陵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禘祫議

韓愈

遷廟議

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奢

宗廟籩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韓愈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
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揔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
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
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
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
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
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
氏祖顓頊而郊鯀繼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
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
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
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
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

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禮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齊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免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

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
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
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
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
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
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
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
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
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
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
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
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

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先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

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惟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

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
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
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
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
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
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
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
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葺泓
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
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
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
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
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

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初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穆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穆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

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倣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禘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禘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旣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旣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

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宗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旣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脩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

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
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古
之彝則臣等奉述獻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
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
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
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
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故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
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
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
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
隆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
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父之高義德薄者流
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

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

日

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汚樽坏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絜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簋簠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饗饗賓客而周

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親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服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

棟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

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

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覲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
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
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
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
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
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垂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
所詳也易曰樽酒簋二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
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
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蕪摧毀略盡其宮
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
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

翼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
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
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
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
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土以便當時自野火
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
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況舊制旣毀新宮是修考於便
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之禮是資
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饗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
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饗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冽井
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
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
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

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邪臣愚以爲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墮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

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疊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

吳興姚

鉉

纂

大議乙 摠一十三首

明堂五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同前議 顏師古

大享議 馮宗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雅樂三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車服二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刑辟三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復讎議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崐崙道上層祭天
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
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
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
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藁秸
器上陶匏用覲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凌
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
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
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
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
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
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
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

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蠹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
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
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
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
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
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
用爲準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
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
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
弓韉禮于高禘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令國有
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
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明堂者

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屨受朝常居出入既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泉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為巧說並出自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

宣尼彝則尚或補漏况鄭氏噫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
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
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檐
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
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
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
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
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
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
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
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帝纂承平
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

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
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
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
室中圯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
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
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
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
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
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邇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已未荅靈心
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
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鏤所及窮侈極
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
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
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

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寧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入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十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宮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

二篇元肇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悞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執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髴其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舉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公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

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
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
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
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鞞而昇鐙跣以
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
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
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
傍絙駮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
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
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
張僧繇畫羣公祖二踈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
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
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
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惟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

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恆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
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有廢臣懷此異議其
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擢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
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
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
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
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
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露

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
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
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
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賴也黼能斷
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凡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
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
制衮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衮者卷也龍德
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祀先
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
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
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
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
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
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

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
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玄
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
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
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鈔黃無以紀
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茄者藻之自生
也又不假別爲章目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
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鷂者鷲鳥也適可以辨刑
曹之職也能羸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
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爲蓮華
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旣不知草木之
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
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
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

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或由是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有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錢刀為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

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重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淠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

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之銅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禁嚴則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之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益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罰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
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且請編之於令未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
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爲
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
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
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
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
不聞而能以戴天爲太取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

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
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
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
是悖鰲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
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
謂讎者蓋以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
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其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反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
救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
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
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
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爲典
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議丙 摠十二首

謚議十一

唐丞相太保贈大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

梁肅 獨孤及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駁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厦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唐御史中丞盧弈謚議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一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
居叶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
九流剖竹四郡刃及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
夏輯睦天寶之年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袵太師踐危機不
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
之大 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
名 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
亦 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
萃 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衮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
胡 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實寬為之首百
工 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
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

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鄼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
成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摺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鄼
留為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
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荅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
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
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
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眾不同
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
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
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
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斃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

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爲簡適見清節文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餽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旣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貴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

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
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長則捨其
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
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也取坦然明白彰於遐
邇者今或棄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
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
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
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
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
文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
制乎謹上叅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
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叅其論

在台司齷齷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
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
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
來荷推轂受賈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
和如誣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
整禁絲者難為工誣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
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
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
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誣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誣昔事先朝
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
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
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辯可得

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
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
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
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
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
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
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
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
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
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
仲蕭何之舉曹叅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
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
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齷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
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

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
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
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
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
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
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
其闕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
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
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
存延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懇
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

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翼缺之恪德臨事審兪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褻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善正稱貞則遺其美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
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
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
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
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
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
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福也歷考古訓
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
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諲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
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
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
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
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
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諲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

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於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疵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檢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

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鹽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
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自司
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
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
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謚曰恭
述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

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為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
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
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確故能破默啜可
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慰薦麾下吏
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奭以果勇代處分閩之寄

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駿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廈

左司員外郎崔廈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或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

立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初
贈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
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
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
草芥雖曰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
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
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
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古有闕禮
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
公元年十月已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
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
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

年矣呂誼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褻寵無異同
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
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
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
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
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
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
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
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
蒙恩錫或音徽又沐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
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
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
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
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沂隴之西左衽是懼今

卷四十一
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
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
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
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
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勲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
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不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
前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
覆没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
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昇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
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
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
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

死誰對某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
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
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
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
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惺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
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
戈者同其勦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
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
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
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
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
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
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官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冝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爲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敖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褻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褻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

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叅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薦可正婚姻之至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權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旣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烝烝之又俾不格於茲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戴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

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
 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
 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
 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
 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
 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啻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齊卓不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不
 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
 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
 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
 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
 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

賈華叔堅驪顛累虎持宮
 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鄰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

子懷公殺十有五臣
 荀息里克不

義也以徵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
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
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
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重文玉書
 縉長而言
 一字祇以
 闕文何味
 漢山以楚
 國也之而
 書夫百之
 國也之而
 與不子
 重文玉書
 縉長而言
 一字祇以
 闕文何味
 漢山以楚
 國也之而
 書夫百之
 國也之而
 與不子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議丁 摠一十二首

歷代是非七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漢高祖偽游議 高參

酷吏傳議 權德輿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喪制五

定服制議 魏徵 令狐德棻等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

唐

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
秦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
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無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
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
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
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又為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
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
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
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
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
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
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
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

謳謨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
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
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
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
易姓為作周也秦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
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
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郵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
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
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
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
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

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平若享非禮之褻是周公不得為

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餽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庶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拒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悖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

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哀
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
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
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符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
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
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
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
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
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
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
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
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

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
縮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
之盟主恥龔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
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
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滍以陵遲自
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
迎貓爲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
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
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其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
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旣不脩亦何異於法吏
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

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
史不絕書今茲貓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
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
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
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脩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
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
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
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
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
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搃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
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
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

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泄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脩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

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
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
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
卧寢遂使命懸僕隸蒼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
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
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
漢爵為不足勸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樂
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孰甚焉況四方甫
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
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
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
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

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興
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官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
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
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
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
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
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
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
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
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
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
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
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
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

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末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襲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襲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

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
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襄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
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
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
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
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
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
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干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
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
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愼終凝神遐
想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袞宗
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薄俗
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
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齋衰三

月請加為齋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
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
五月報其弟妻及父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
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
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
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
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
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
譏三年之內不啻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
十五年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
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
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

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况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

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

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日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日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日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日爲免喪矣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夕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靡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暮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

虛肆莠言所有摘撫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

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
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
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
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
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
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
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叅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
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
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
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
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
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
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
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

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
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刑今
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
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
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
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
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
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
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
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麓細已
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
依今未必非也又同褻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
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菜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
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審氏宅甥之

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

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減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

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傳蓋寡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每替亦感思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

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
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
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
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旣廣嶄萃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
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
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是之
龐歛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洟若而言曰二刺
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
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
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十日爲宴
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字指館於荆南邢與魏鄉
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
尚書倅僕感杜蕢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
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

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然如不能僕懦夫也因是而自誨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藉甚

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無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僕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

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
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
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
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
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二

重刻五書文粹



卓爾前志... 子與之... 知之... 於不... 雖在... 出... 之... 求... 也... 亦... 乘... 限... 小... 父... 以... 而... 其... 之... 衣... 具...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甲 摠一十五首

五原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鬼

原人 已上並韓愈

三原

原化 皮日休

原親

原仁 牛僧孺

五規

出規

處規

戲規

天曰天 心規 非天罪也

時規 已上並元結

二惡

惡圓

惡曲 並元結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
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
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
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
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
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
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
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
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
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
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

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
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
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
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
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爲正
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
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

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

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多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

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

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

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或曰天不其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蚩嚚嚚慕其風蹈其壺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

乎文有違其言教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嶽其基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詎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為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櫛肌笮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

殺已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眎生民以天下襁釋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談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拏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出規

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談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拏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
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
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
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
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
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縮而往也以子為飾
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
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炘炘炘兄之別稱
終不復二論炘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
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
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
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

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儻然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
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
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
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
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
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醜音元
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和者曰亦然何樂亦然何樂我曰我雲我山我
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和者曰亦然何樂亦然何樂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
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
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
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裏塞不
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

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乾元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嘆曰子何思不盡邪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卑不圓為卿寧方為汗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

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僭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

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襲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鬪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三

不置為人解之我亦不置大山谷間老古曰釋之與念令
 見小善之長必好之故記其處也其辨自出固又大方
 正次山人明受嬰兒之體固世間人之體固耳後知
 重亦五專文粹在後四十三
 一增全直器行以俱非以此由休體然山未何以自與
 也首回不區或而四其力編五十五示子問之解曰吾以聽錄曲全
 三序藝雖不久明
 日於海國豈不拍而天不可
 以全其真固若若拍而曲欲裡野全一爐豈不銷古曲於我
 不其其真固若若拍而曲欲裡野全一爐豈不銷古曲於我
 其曲矣取暫音封而天全示大山谷唯言就說全一爐
 首其由真由音以天示大山谷唯言就說全一爐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2384

一九 年 月 日



卷三十八至四十三 論議 古文甲



